

虞初新志卷之九

新安張

潮山來氏輯

劍俠傳

王士正

阮亭

新城令崔懋。以康熙戊辰往濟南。至章丘西之新店。遇一婦人。可三十餘。高髻如宮妝。髻上加氈笠。錦衣弓鞋。結束爲急裝。腰劍。騎黑衛。極神駿。婦人神采四射。其行甚駛。試問何人。停騎。漫應曰。不知何許人。將往何處。又漫應曰。去處。去頃刻東逝。疾若飛隼。崔云。

虞初新志

卷之九

一

惜赴郡匆匆。未暇躡其踪跡。疑劍俠也。從姪鵠因述萊陽王生言。順治初。其縣役某。解官銀數千兩赴濟南。以木夾函之。晚將宿逆旅。主人辭焉。且言鎮西北里許。有尼菴。凡有行橐者。皆往投宿。因導之往。方入旅店時。門外有男子著紅帽頭。狀貌甚獯。至尼菴。入門。有扉三間。東向。牀榻甚設。北爲觀音大士殿。殿側有小門。扃焉。叩門久之。有老嫗出應。告以故。嫗云。但宿西廨無妨。久之。持硃封鐫山門而入。役相戒勿寢。明燈燭。手弓刀。以待曙。至三更。大風驟作。山門砉然。

而闢方愕然相顧。倏聞呼門聲甚厲。衆急持械謀拒之。扉門已啓。視之。卽紅帽頭人也。徒手握束香。擲地。衆皆仆。比天曉始甦。銀已亾矣。急往市詢逆旅主人。主人曰。此人時遊市上。無敢誰何者。唯投尼菴客。輒無恙。今當往愬耳。然尼異人。須吾自往求之。至則嫗出問故。曰。非爲夜失官銀事耶。曰。然。入白。頃之尼出。嫗挾蒲團敷坐。逆旅主人跪白前事。尼笑曰。此奴敢來。此作狡獪。罪合死。吾當爲一決。顧嫗入。率一黑衛出。取劍臂之。跨衛向南山徑去。其行如飛。倏忽不見。

虞初新志

卷之九

二

市人集觀者數百人。移時尼徒步。手人頭。驅衛返。驢背負木夾。函數千金。殊無所苦。入門呼役曰。來視汝木夾。官封如故乎。驗之。良是。擲人頭地上曰。視此。賊不錯殺却否。衆聚觀。果紅帽頭人也。羅拜謝去。比東歸。再往訪之。菴已空無人矣。尼高髻盛妝。衣錦綺。行纏羅襪。年十八九。好女子也。市人云。尼三四年前挾嫗俱來。不知何許人。常有惡少。夜入其室。腰斬擲垣外。白是無敢犯者。

某中丞巡撫上江。一日遣吏贖金數千。赴京師。途宿

古廟中肩鑷甚固。晨起已失金所在。而門鑰宛然。怪之。歸以告中丞。中丞怒。亟責償官。吏告曰。償固不敢辭。但事甚疑怪。請予假一月。往踪跡之。願以妻子爲質。中丞許之。比至失金處。詢訪久之。無所見。將歸矣。忽於市中遇瞽叟。胸懸一牌。云善決大疑。漫問之。叟忽曰。君失金多少。曰若干。叟曰。我稍知踪跡。可覓露車乘我。君第隨往。冀可得也。如其言。初行一日。有人烟村落。次日入溪山行。不知幾百里。無復村曠。至三日。踰亭午。抵一大市鎮。叟曰。至矣。君但入。當自得消

虞初新志

卷之九

三

息不得已。第從其言。比入市。則肩摩轂擊。萬瓦鱗次。忽一人來問曰。君非此間人。奚至此。告以故。與俱至市口。覓瞽叟。已失所在。乃與曲折行數街。抵一大宅。如王公之居。歷階及堂。寂無人。戒令少待。頃之。傳呼令入。至後堂。堂中惟設一榻。有偉男子科跣坐其上。髮長及骭。童子數人。執扇拂左右侍。拜跪訖。男子詢來意。具對。男子頤指語童子曰。可將來。卽有少年數輩。扛金至。封識宛然。曰。寧欲得金乎。吏叩頭曰。幸甚。不敢請也。男子曰。乍來此。且好將息。卽有人引至一

院扃門而去。餽之食極豐腴。是夜月明如晝。啓後戶視之。見粉壁上纍纍有物。審視之。皆人耳鼻也。大驚。然無隙可逸去。徬徨達曉。前人忽來傳呼。復至後堂。男子科跣坐如初。謂曰。金不可得矣。然當予一紙書。輒據案作書。擲之。揮出。前人復導至市口。尚恍疑夢中。急覓路歸。見中丞歷述前事。叱其妾出。書呈之。中丞啓緘。忽色變而入。移時傳令吏歸舍。釋妻子。豁其賠償。吏大喜過望。久之。乃知書中大略。斥中丞貪縱。謂勿責吏償金。否則某月日。夫人夜三更睡覺。髮截三寸。寧忘之乎。問之。夫人良然。始知其劍俠也。日照李洗馬應鷹云。

張山來曰。予嘗遇中山狼。恨今世無劍俠。一往愬之。讀此。乃知尚有異人。第不識于我有緣否也。

天順間。恩縣人趙雲。性至孝。母劉病篤。聞懷慶府濟源廟神有靈藥。誠求可得。雲往求之。越二日。水中涌出一絹囊。內盛絳桃花片。約二升許。持歸煎湯奉母。疾果愈。其餘愈疾又十餘人。

白馬營在恩縣西十五里。夏秋之際。清晨輒現城郭人物。林木鬱葱。日出乃不見。在平馬令村。亦有此異。蓋山市海市之屬。陸地亦有之。

賴塔拉把土魯滿洲人。素以勇稱。常從征浙閩。一日虞初新志

卷之九

五

浴于溪。水底有物。槎枒如古木。因呼儕輩縛以繩。共引出之。則一龍首鬣。宛然縛者。乃其角。衆皆驚走。賴神色不變。徐入水。手解其縛。少頃雷雨晦冥。龍騰空而去。衆皆無恙。人更稱爲縛龍把土魯。

把土魯勇也。元時把

土魯必出上賜本朝亦然

張大悲。合肥人。居邑之香爐巖。好仙術。常畫地爲限。牛不能出。恒作泥丸食之。坐臥處。往往有雲氣。後不知所終。

朝城陳給事贊化。崇禎間爲桐城令。偶有餽蛋者。其

一有五色光。令家雞翼之。俄卵破。得一小白鳳。不數日。寢大。時去時來。其伏卵之雞。重至三十觔。毛變五色。久之同翔去。

王文正。桐城人。七歲得道書。能役鬼神。後禱雨。皖城有道人亦禱雨。池口。池口雲起。文正招雲過。皖道人曰。皖有異人。卽棹片席渡江。訪之。文正亦浮磨江中。迎之。諮論竟日。臨別。道人以三指拊文正背。有項背痛。則有三銅釘入骨。文正急用甕自覆。圍火煉之。戒家人曰。七日勿啓。可活。至五日。家人不能待。試啓之。虞初新志

卷之九

六

釘已出三寸許。文正歎曰。命也。遂死。

何公冕。潛山人。少遇異人。授符籙二卷。能役鬼神。初置田于亂墩山。磽确無水。公冕每取手巾瀝水。町畦盈溢。會大旱。郡守遣役檄呼之。公冕笑曰。吾非可檄者。但汝往來烈日良苦。吾書符汝掌中。當得片雲覆頭。可固握之。使至如其言。守怒。固令開視。則疾風雷電驟作。乃大驚。禮致之。常行路。逃津。問芸者不答。公冕取柳葉布田。盡化爲魚。芸者競取之。田禾皆被踐踏。及登岸視之。乃柳葉耳。

崇禎癸未。潛山縣溪河中結冰如錢形。上有古篆文。四人莫辨之。

南華寺六祖鉢。非金非石。魏莊渠督學廣東。遍毀佛寺。至曹溪。索鉢擲地。碎之爲二。每片各有一字。視之。乃委鬼也。莊渠異之。寺因得不毀。

崇禎中有彭舉人某。病中夢至一官府。其神冠冕坐堂。皇狀如王者。聞胥吏傳呼魏校一案。須臾有一官人。峩冠盛服而入。其神問何以毀曹溪鉢。答言吾爲孔子之徒。官督學校。在廣東所毀淫祠。幾千百所。豈

虞初新志

卷之九

七

但一鉢。神云聞鉢破中有魏字。如此神異。烏可以爲異端而毀之。答言魏是子姓。旣數已前定。雖欲不毀。其可得耶。神語塞揖之而出。彭病痊。爲人言如此。

林癸午。不知何許人。年十餘。投陽江北貫中。爲人牧豎。每出牧。以簫管一枚。自隨。牛有逸者。取簫畫地。牛不敢出。晚歸。輒束簫高篁中。篁俯地。受寄。若有神物伺之者。河畔一巨石。形如犬。癸午每坐嘯其上。忽一日。謂其徒曰。吾當以來日上升。明日往跡。與石俱不見。事在萬歷初年。

崇禎丙子秋。廣州城東二十里北亭洲田間。有雷出地。奮而成穴。畊者梁某。投以石。空空有聲。內一雄雞。其中逾夜。雞鳴無恙。乃發之。有金人如翁仲者數枚。各重十五六觔。有二金像。冕而坐者。笄翟如后妃者。各重五六十觔。地皆金蠶珠貝。旁有鏡一。光燭穴中。寶硯一。硯池中有玉魚。能遊泳。他異物不可指識者。甚衆。梁攜歸。光動四鄰。鄰人覺而爭往。遂白之官。有司親臨發之。隧道如城。高五尺餘。深三丈。中有碑。乃僞漢劉龔塚也。文曰。維大有十五年。歲次壬寅四月。甲寅朔廿四日丁丑。高祖天皇帝崩于正寢。粵光天五年五月癸未朔十四日丙申。遷神于康陵。禮也。文多闕不盡載。翰林學士知制誥正議大夫尚書右丞。賜紫金魚袋。臣盧應初。撰并書。按五國故事。龔天福壬寅歲四月。避暑甘泉宮。未幾殂。通鑑及十國春秋。皆作三月。据碑當以五國故事爲正。十國春秋又云。康陵在興王府城東二十里之漫山陵中。以鐵銅之堅不可啓。光天乃龔子玠年號。玠立僅二年。爲其弟晟所弑。卽改光天二年爲應乾元年。按光天無五

年十國春秋稱殤帝光天元年八月葬天皇大帝于康陵。與碑皆不合。又考僞漢諸臣列傳。止有盧膺。仕岩爲工部侍郎。才藻俊茂。晨時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無應初名。識之以俟博雅者考焉。

澹歸禪師集。六和尚小傳云。吳震蛭。侍御。小字六和。尚髻時。讀書燈下。水中丞內躍出一僧。長三寸許。遶案而行。且言。震蛭驚問之曰。吾能知人終身。亦知人前世。震蛭意稍定。曰。試言我終身。曰。汝以某年登科。某年登第。初任某官。再三任某官。曰。更言我前世。曰。虞初新志。卷之九。九。汝前世某山某僧。吾卽汝同道之友。今相報耳。曰。何以教我。曰。當早回首。無忘來處。因忽不見。明日案上瓶花枯枝更開。一生功名片語不爽。

韶人黃思德紀事云。韶城西南樓有關帝廟。順治丙申五月二十日未時。思德遊芙蓉山歸。從舟中見樓上毫光炫曜。關帝披金甲藍紗巾。立樓牖面北。少頃面轉西。移時而沒。兩岸居人皆見之。且驚且拜。二十。一。二十四。二十五。三十一。凡四日。依時復現。次年丁酉七月初十。十二。十四日。依時復現。或黃蓋。或二將隨。

侍見者不啻千萬人。因鑄碑勒像。以誌靈異。此事余在京師聞之。袁密山景星通政。至曲江乃得其月日之詳如此。

張山來曰。皇華紀聞凡四卷。先生奉使南海時所筆記也。余竊僭取異事數條。蓋欲與拙選相類。云爾。倘讀者欲觀全豹。則自有原書在。

虞初新志

卷之九

十

毛女者。河南嵩縣諸生任士宏妻也。姓平氏。美而且淑。歸士宏。閱三歲而無子。乃往禱少室。行二十里。度絕嶺。方舍車而徒。以休輿夫。忽猛獸橫逸。平氏驚墜。溪谷士宏四顧。皆千仞壁。不可下。大慟而歸。名沙門梵誦。誓不再娶。平氏既亾。三年。里有張義。向豎任家。往樵山中。猝聞幽篁。澹箐間。婉婉呼張義者。義大駭。回顧見一毛女。通體垂黃毫。長六七寸許。因咋舌不敢語。毛女曰。我任家大嫂也。汝不相識耶。義驚曰。大

虞初新志

卷之九

嫂固無恙乎。何幸而得此。曰。我初墜。綠藤得無損。既而飢甚。見交柯女貞子。甚繁。因取食。味殊澀。不可口。三日後。則甘香滿頰。三月乃生毫。半載則身輕如葉。任騰蹕上下矣。第山中乏水。惟此有泉。渴則來飲耳。不意得與汝相見。義具道任生哀慕狀。毛女曰。我已趯然輕舉。與鸞鶴爲伍。其樂何如。肯復向樊籠哉。爲我謝任生。早續姻盟。以豐後嗣。母徒自苦也。言已。一躍而往。義亟報任生。任生大喜。卽偕義詣樵所取之。伏草中。俟三日。毛女果至。直前抱之。毛女曰。誰耶。曰。

夫也。曰：妾貌已寢，君不足念也。曰：我不嫌汝，何忘夙昔之好乎？因泣下。毛女心動，乃允之。遂與歸。初飲食，腹微痛，踰時而定。半月，毛盡脫，依然佳麗也。自是情好益篤。生子女數人，歷四十餘年而歿。

外史氏曰：神仙可爲也。使平氏當飲水時，不呼張義，則凌蹕碧虛之上，一死生而無極矣。何至埋身黃壤哉。甚矣情絲之難割也。

張山來曰：使我爲任生，則隨毛女入深山中，亦效其餌女貞實，共作仙家眷屬，何樂如之。計不出此。

虞初新志

卷之九

七

何也

寶發生傳

陸次雲 雲士

寶發生。忘其名。順治初。我師破金華。寶發生夫婦相散。失生臥積屍中。得免死。婦行不知所向。爲健兒所獲。無何。健兒移師駐華亭。生覓耗於華亭。不可得。困乏無聊。坐歎於旅館之側。旅館主人鑒其貌。憐而問之。生告以故。主人曰。若識字乎。曰識。習會計乎。曰習。主人曰。盍留我館中。勦若事。而徐訪爾妻可乎。生曰。得如是。誠幸甚。生入館。悉代主人勞。主人逸甚。而業加盛。利倍入。主人有女。欲妻之。而未發也。一日者。旭

虞初新志

卷之九

十三

始旦。一人急遽趨而來。至館飯。飯畢。酬值。急遽趨而去。生視其有所遺。啓之。燦然白鏹五十金也。以告主人。俟其返。日停午。其人復急遽趨而來。汗漬衣。息喘喘。詳視几地。茫然也。生問之。曰。覓遺金。生曰。遺幾何。曰。金五十。生曰。何用乎。曰。持向營中。往娶婦。失之矣。將奈何。生曰。金固在。還之於子。無苦也。卽出金。其人受金。拜謝去。越數日。失金者持二柬云。蒙子還金。事偕矣。某日當婚。此婚君所賜也。敬請主人與君飲。卮酒。生固辭。主人曰。吾勿暇。而不可却也。生秉主人之

命至期往。往見失金者之家。乃亦一善族也。日未晡。生閒步溪頭。遙見一葉扁舟。半篙春水。中有翠袖雲鬢之人。掩袖而坐。云載新婦至。生偶舉目視婦。儼然故妻也。婦偶舉目視生。儼然故夫也。於是生一慟而偃於碧草之上。婦一慟而伏於孤篷之中。舟及門。促婦起。不能起也。問其故。曰。適見一人如故夫。故傷悼欲絕耳。問其人何若。婦言其儀表衣冠。宛然生也。娶婦者。急覓生。見生悲臥不能起。問其故。不肯言。固問之。曰。適見一人。語未畢。哽咽不能續。娶婦者。憬然曰。

虞初新志

卷之九

七

我知之。是婦卽君婦矣。君旣得金。君之金矣。還金而贖婦。是天命我代君以完其偶也。君無悲。吾感君義。敢不以此爲報乎。生難之。娶婦者請其主人以爲主。主人曰。還金者。義士也。還婦者。義不在還金。下娶婦而失婦。不可也。吾有女。當妻還婦者。所娶婦。當返還金者。聞者咸以爲善。而兩從之。更推主人之義。與二義士相鼎立。

陸子曰。余讀愚山學士兔絲女蘿之篇。見有商山人。失婦爲健兒妻。健兒亦失妻爲商山人婦。征途相遇。

各易以歸者歎其奇絕而寶婺之遇更奇亂離之際
鏡破珠沉不勝數矣而健兒以不吝使商人認婦
而得妻彼還金者亦猶是也天乎人乎雖曰天意而
所以格天者吾以爲不在天也

張山來曰篇中有極難措語處須看其不棘手之
妙

虞初新志

卷之九

十五

王義士傳

陳鼎定九

王義士者。失其名。泰州如臯縣隸也。雖隸能以氣節自重。任俠好義。甲申國亾後。同邑布衣許元博德溥。不肯雜髮。刺臂誓死。有司以抗令棄之市。妻當徙。王適值解。高德溥之義。欲脫其妻。而無術。乃終夜歛歔。不成寐。其妻怪之。問曰。君何爲徬徨如此耶。王不荅。妻又曰。君何爲徬徨如此耶。曰。非爾婦人所知也。妻曰。子母以我爲婦人也。而忽之。子第語我。我能爲子籌之。王語之故。妻曰。子高德溥義。而欲脫其妻。此豪

虞初新志

卷之九

六

傑之舉也。誠得一人代之可矣。王曰。然。顧安得其人哉。妻曰。吾當成子之義。願代以行。王曰。然乎。戲耶。妻曰。誠然耳。何戲之有。王乃伏地頓首以謝。隨以告德溥。妻使匿於母家。而王夫婦卽就道。每經郡縣驛舍。就驗時儼然。官役解罪婦也。歷數千里。抵徙所。風霜艱苦。甘之不厭。於是臯人感之。歛金贖歸。夫婦終老于家焉。

外史氏曰。今之吏胥。祇知侮文弄法。以求溫飽。何嘗知有忠義也。王胥竟能脫義士之妻。而其婦尤能慨

然成夫之志。噫。蓋亦千古而僅見者矣。
張山來曰。嬰曰猶趙氏客也。此婦竟遠過之。乃逸
其名氏。惜哉。

虞初新志

卷之九

七

錢塘陸子容。名韜。一名自震。少負異姿。喜讀書。經傳史記。背誦如流。邑侯梁公試童子。以古文詩詞。拔取第一。廉其貧。解金贈之。子容盡以買書。晝夜讀。得咯血疾。已。又向友人借二十一丈。力疾研尋。隨有論撰。疾愈篤。遂死。其師張祖望。哭以詩曰。荒園寂寞綠苔生。腸斷當年陸士衡。春鳥不知人已去。棠梨樹上兩三聲。子容有內兄某者。素不習詩。讀張詩而哀之。欲和不能。輾轉牀第間。倦就寢。忽見子容相謂曰。君和

虞初新志

卷之九

六

張先生詩未得耶。予已和成。爲君誦之。誰向蓬門問死生。諸公枉道駕車衡。我遊泉路無他樂。惟聽蕭蕭松柏聲。某遽驚寤。寂無所見。時銀釭半滅。惟有月映總帷而已。詰旦以詩示祖望。且告以故。祖望把其詩流涕曰。聲情悽鬱。何其詩之神似子容也。傳寫人間和者。幾數百人。予亦有詩云。一讀遺編百感生。文章無價漫權衡。子期去後知音少。腸斷高山流水聲。好事者輯而存之。近得卒業。因歎結習之不能忘。如是哉。夫幽明異路。縱甚所親愛。亦皆棄之如遺。而獨于

詩文之際。往往欲自見其長。有不能盡泯者。豈非心之所結。雖生死亦莫爲之隔。耶。吾知慧業文人。應生天上。子容終不樂以才鬼自鳴于時矣。因紀之。

張山來曰。語有之。寧爲才鬼。尤勝頑仙。然才鬼附此。作詩文者。世多有之。今此則于夢中和韻。尤爲奇也。

虞初新志

卷之九

十九

雌雌兒傳

陳鼎定九

雌雌兒者不知何許人亦未詳其姓氏自言崇禎時孝廉也國初爲道士往來江陰無錫間與子里黃介子先生善每過其家必袖一刺大書年家眷弟雌雌兒頓首再拜投入相見必交拜別去必頓首衲衣外別無他物惟腰佩竹筒三大錢圍長五寸而已後遊雲間雲間諸氏素封家也有空屋三百餘楹雌雌兒往餽之如數與之值旣入鍵其戶獨坐堂上取所佩竹筒揭蓋傾之如芥子狀者躍于地不止須臾盡化

虞初新志

卷之九

二

椅桌幃帳器皿無不具旣而復取一筒傾之如芥子者復躍于地須臾穀粟飲食牛羊雞犬無不具又以一筒傾之則僮僕婢媪妻妾男婦數百人皆集矣供奔走者除堂宇者整器用者頃刻如大富貴家諸氏從門隙窺之大驚以爲怪於是雌雌兒乘車馬擁僕從交遊通國居久之諸氏以爲妖使人辭焉雌雌兒盡以妻妾僮婢器用牛羊之類納諸筒內飄然長往不知所終

外史氏曰黃介子高足徐佩玉帝羣玉與松江倪永

清爲子言雌雌兒高士也。以幻術避世。而世卒不容。屢遭斥逐。終遁深山。嗚呼。士生亂世。道亦窮矣。

張山來曰。昔陽羨書生。以眷屬什器。飲食納口中。今雌雌兒。以眷屬什器。飲食納竹筒中。似遜陽羨書生一籌。然書生眷屬有外夫。而雌雌兒則無之。是雌雌兒又勝于陽羨書生也。

宏治中。閩之侯官。有老儒某。博學善文。屢舉不第。性迂介。貧困日甚。生一子。不能讀書。傭耕自給。年七十。鬱鬱死。死之夕。取生平著作。題詩其後。囑其妻善藏之。遂卒。貧無以歛。門人某某四五人。醵金歛之。內某生者家富。尤篤於誼。偕同學涕泣執喪。瘞之。而後去。又時時周卹其孥。嘉靖改元。江南有某公者。十五發解。十六捷南宮。夙慧神敏。起家庶常。不五年。出典閩試。拔士公明。風簷操筆。爲程式之文。文不加點。八閩傳誦焉。九月之望。值公誕辰。撫按監司。莫不具觴爲壽。以翰苑之重。銜命典試。禮儀賓主。盛絕一時。都人士莫不歆豔。目爲神仙中人。薦紳先達。亦相顧而愧弗如。蓋不難其遇。難其少而遇也。抵暮醉甚。而晉接無間。避歸使舟。閉艙酣寢。戒舟人盡卻賀客。比酒醒。已夜半矣。月射紗窗。晶皎如晝。顧瞻岸崖。清興忽發。遂潛易衣。嘖呼一小豎。自隨。乘月信步。不覺數里。所見山川林壑。恍若舊游。意頗訝之。俄聞哭聲甚哀。出自村舍。公聞之。悽然心動。尋聲蹤跡之。至一僻小聚。

落中一家。茅屋數椽。了無籬落。命小豎排闥入視。則有老嫗。年且八旬。頭髮皓白。然一紙燈。設野蔬麥粥。祭其亾夫而哭之。詞旨悲惋。公揖而問。嫗夫人何爲者。過哀乃爾。嫗揮涕而謝。掇一破繩床。命公坐。已乃泣告曰。妾擬晝祭亾夫。而兒子遠出。遲之至今。度弗返矣。不得已。夜祭之。覓杯酒爲奠。不可得。用是感傷。頓違夜哭之戒。知不免爲君子所譏耳。公曰。賢夫何人。沒來幾載。祭旣無具。曷不姑俟質明乎。嫗曰。妾夫。侯官老儒。才豐命嗇。沒于宏治某年。今日乃忌辰也。

虞初新志

卷之九

三

未亾人伉儷情淡。雖乏椒漿。不忍不祭。移忌就明。理不敢出。公聞之。愕然。益其忌辰。卽公之生辰。而以歲計之。適二十一。覩嫗容貌憔悴。而吐詞溫雅。有儒家風。且驚且憐之。因問曰。賢夫旣是碩儒。必富著述。遺編存者。可得見乎。嫗聞而泣然首肯。若有所思。旣而告公曰。妾事先夫五十年。見其精勤嗜學。無間寒暑。瓶無粟。突無烟。淡如也。著述之富。充棟汗牛。制義文字。別爲一編。六十以後。每取而讀之。未嘗不撫几太息。泣下數行。妾恐傷其意。每篋藏之。不使得見。將死

前一月忽燔烈焰誓將焚之既而展玩再四徘徊不忍囑妾曰一世苦心難付秦炬當藏吾棺中以為殉耳言已歛歔久之易簀之夕又向妾索觀題詩其後而語妾曰好藏之當有識者既而笑曰文義高深非吾再來安識其中神妙乎吾生無愧忤死而食報易世而後大興吾宗令天下寒儒吐氣也言已大笑而絕迄今二十年唯門生數輩抄而讀之他未有過而問者也公聞急索觀之開卷第一藝則發解首墨也從初迄末一字不殊公益駭然細加繙閱則自應試

虞初新志

卷之九

三

游庠決科會試一切試卷墨裁論表策判以至廷試策館選論皆在集中閩關五程亦皆集中語也最後有一語蓋臨終絕筆其詩曰拙守窮廬七十春重來不復老儒身煩君盡展生平志還向遺編悟夙因公讀之恍然大悟點首浩歎仰視破屋頽垣真同故居因問姬曰向有臥榻今則安在姬以燈引公入則朽簀敝衾塵土盈滿姬擁破席臥草薦中公對之歎息泣下姬亦駭然問公君子對貧居而飲泣豈于先夫有師友淵源之雅乎公曰非也賢夫所謂再來人卽

我是也。今日之會豈繫非天。姬曰：先夫之亾，妾柔腸寸斷，因聞再來之語，私嚙屍股，刺指血塗之，以圖後驗。君子豈有此微乎？公解靴出股齒痕，宛然作血殷色。于是姬大啼泣。公亦悲不自勝。徐慰姬，夫人無憂。賢夫讀書七十年，老不食報，而取償于吾，吾之逸賢夫之勞，貽之也。苟昧夙因，卽年少登瀛，皆僥倖耳。吾當大興前生之門，以酬夙願，使天下老儒有所感奮，不徒爲夫人溫飽計也。姬收淚而謝，公又問：令子焉？往，姬曰：先夫沒後，妾母子無以自存，幸及門數生，猶

敦古處，每當忌日，必遣郵祭。今某生甫登賢書，未暇躬至，故遣兒子詣之，不識何以不至。公問某生姓名，則是科所拔解元某也。餘四五人，亦皆新貴。公又慨然久之。旣而東方漸明，姬子已至，後有蒼頭負酒米錢物相隨而來。其子蓬髮布衣，一田家莊夫耳。姬命與公相見，詢其何以歸遲。子言某解元以座師壽誕，率同年稱觴，衙署舟次，兩不獲見。彼候師而我候彼，是以歸遲。公顧負米者曰：若某解元僕耶？曰：然。曰：歸語汝主，速來會此。其僕星馳而去。姬語其子以再來。

故子欲以父禮事公。公曰不可。此隔世事耳。俄而某解元及同年數輩來聞公語。皆頓首曰。兩世師弟。古未聞也。未幾縣令來。又未幾太守至。公對多官。備述所以。無不愕然稱奇。公于是首祭老儒之墓。加封樹焉。大集姻族。咸有饋贈。其于姬母子有恩者。倍酬之。爲姬子買田宅奴婢。傾貲賑給之。自撫按藩臬。下至公所取士。莫不有贈。姬母子遂爲富人。又爲其子娶婦。數日間傳遍八閩。自江以南。悉播爲美談。老生宿儒聞之。有泣下者。公以歸朝急。不及久留。辭姬母子去。終其身往返不絕焉。後其子生子女各五。某解元者與爲婚姻。五子讀書。三登甲第。最少者猶以鄉貢起家。至二千石。科名綿綿。爲閩中鼎族云。

張山來曰。前生處約而今生處樂。實所不必以其於前生毫無所益也。若盡能如此。公則無憾矣。

虞初新志

卷之九

三

虞初新志卷之十

新安張 湖山來氏輯

筠廊偶筆

宋 犖 牧仲

今上御極之四年。鹿邑中翰梁公遂以 詔使過洞

庭。風雨中見一人。長鬣藍衣。紗帽。氣度閒雅。乘一物

似馬半沒水內。侍者持杖。猗猗隨其後。與波濤上下。

舟中數十人共見之。相距纔數武耳。逆風而行。良久

迷離不見。其年八月。公返棹過齊安。與余杯酒閒細

虞初新志

卷之十

一

言之。或曰。此洞庭君迎 詔使。理或然也。

楚之黃安縣野塘。荷葉數百。爲暴風捲起。插三里外。

稻畦中。一葉不亂。

揚州水月菴。杉木上儼然白衣大士像。鸚鵡竹樹。善

財皆具。

余於城武見一小兒。四五歲。手足似螳螂。頭高起。作

兩岐。見人念阿彌陀佛。惟索錢無厭耳。

孝感夏孝廉振叔煒見一兒六七歲。浴水中。勢與穀

道各二。後不知所終。



樵人於王屋山得茯苓如屋。送濟源某公服之十年不盡。

一閩人山居。門前忽現宮闕數重。巍煥插天。須臾不見。蓋山市也。

同里孝廉王皞之有妹。生不能言。及笄。有道人過門乞食。云善治病。或問能治啞否。曰能。孝廉遂以妹請道人。命取水油各一盞。咒之。傾一處。以簪攪成膏。漸結爲丸。曰以水調服。卽能言。但須焚香謝天耳。孝廉以藥授妹服之。頃刻能言。急覓道人。不見。舉家向空拜謝。聞仙樂喧闐。冉冉而去。

虞初新志

卷之十

二

閩中洛陽橋圯。有石刻云。石頭若開。蔡公再來。鄞人蔡錫。中明永樂癸卯鄉試。仁廟授兵科給事中。陞泉州太守。錫至欲修橋。橋跨海。工難施。錫以文檄海神。忽一醉卒趨而前。曰我能齋檄往。乞酒飲大醉。自沒於海。若有神人扶掖之者。俄而以醋字出。錫意必八月廿一日也。遂以是日興工。潮旬餘不至。工遂成。語載錫本傳中。乃實事也。人不知而以其事附蔡端明。且以爲傳奇中妄語矣。錫官至都御史。以才廉聞。

張山來曰宋先生子父執也撫吳時以大集暨此
快見贈獲之不啻拱璧敬採異事數條載入選中
蓋仿前人節錄搜神記續齊諧記之例非敢有所
去取也

虞初新志

卷之十

金忠潔公傳

董以寧 文友

金鉉字伯玉武進之剡村人也。因狗節謚忠潔。人稱金忠潔。云初以順天籍領解成進士。時年十九。不習吏。請改教授。其大父戶部主事汝升。舊多藏書。乃與弟錄日夜讀之。繼擢國子監博士。遷工部主事。先是時明懷宗已誅魏忠賢。而太監張夔憲等旋用事。至是而賊李自成兵始熾。添內餉。命夔憲總理戶工錢糧。建別署忠潔曰。此天下存亡之機也。柰何誅忠賢。復任一忠賢。且我爲工曹。必將屬視我矣。乃抗疏言。

虞初新志

卷之十

四

先言夔憲既有獨踞之庭。必強二部。郎官匍匐進謁。挫士節。辱朝廷。疏上不報。而總理已建署。果檄郎官以謁尚書儀注。見復上疏。固爭之。旨諭職事相關。自當禮見。餘不必通謁。金鉉亦不得激陳。夔憲意甚得。與其黨議接待郎官禮。或曰。視尚書當稍倨。憲曰。吾當稍恭。而待金鉉倨耳。金遂集諸郎官。倡議曰。職事可令掾吏移之。吾曹有一人登夔憲堂。卽屬夔憲。假子母許人孔子廟。當提吾靴。擲腫其面。辱之。朝堂于。是諸郎官詣尚書。各請以公事出。至期夔憲坐堂皇。

黃衫緹衣倡贊畢。但見吏不見。即官曰。請尚書始來乎。待午乎。久之。又不至。乃恚曰。避金鉉。不卽來。待晚乎。命小豎竊伺門外。望扇導來。卽報已。而馬蹄前後。過之。無一人入者。乃大慚憤。借驗放十六門火器。誣指十八位。無火門。劾以故悞軍機。曰。必殺鉉。會尚書爭之力。僅削籍歸。家居益與弟銓盡讀所藏書。尤善易學。而父汀州太守顯母恭人章更時時慰勉之。至父死。服闋復起爲兵部車駕司主事。分守皇城。益修城守火器。時崇禎十七年二月也。李自成已陷大同。

虞初新志

卷之十

五

而宣府鎮方有太監杜勳監視。又上疏曰。宣府京城之蔽。宣府不救。慮在京城。撫臣朱之馮忠勇足恃。恐受內臣之掣。請亟撤之。并撤居庸關。監視不聽。至三月。果聞杜勳以宣府迎賊。朱死之。因哭語弟銓。目今我哭。朱公數日後。汝曹旋哭我也。及賊至居庸關。太監杜之秩果復迎降。遂進薄彰義門。城下杜勳絕城上。入見大內。惟張皇賊勢。以逼帝。遍語諸璫。謂吾黨富貴自在云。忠潔則倉皇點禁兵歸謀匿母。因哭告母曰。鉉守皇城。城亾當與偕亾。今日從母乞此身殉。

王事母曰噫久謂汝讀書知大義乃今始向我乞身哉且我命婦與汝借勉之汝魂歸可會我于井矣趣之出又命僕追往以朝衣隨之見賊入京城殺監察御史王章于城上王章亦武進人字芳洲與忠潔素厚方爲之唏噓數聲見市中宮人遍至言賊入皇城帝后已死社稷欲趨入宮又傳聞提督京城太監王承恩從死曰微獨吾鄉王御史也若輩中尚有一人知大義者我乃後之不已爲若笑耶遂衣朝衣投御河死死時有呂胖者亦內監也儼然而至兩手反接

而覘視之曰是金兵部耶是人素不居我輩于人而豈渠能死吾獨不能死哉渠生欲遠我我偏近之亦自沉于此僕以奔告其母母曰孥哉鉉也旣信于王公又能激呂監死吾安可以誑鉉急正冠帔投井中妾王氏隨之下遂與俱死錄歸收葬畢焚其書而長慟曰吾母乎吾兄乎此時曾相見而相依乎哀號數日又死井中其後清兵至家人請入皇城求得忠潔屍已與呂監骨相雜不可分斂而皇城又不得入櫬竟令兩骸藁葬御河堤而王御史之喪歸里

張山來曰明末死於忠義者較前代爲獨盛特存
此一篇以當清夜聞鐘發人澹省

虞初新志

卷之十

七

明有奇巧人曰王叔遠能以徑寸之木爲宮室器皿人物以至鳥獸木石罔不因勢象形各具情態嘗貽余核舟一蓋大蘇泛赤壁云舟首尾長約八分有奇高可二黍許中軒敞者爲艙箚篷覆之旁開小牕左右各四共八扇啓牕而觀雕欄相望焉閉之則右刻山高月小水落石出左刻清風徐來水波不興石青糝之船頭坐三人中峩冠而多髯者爲東坡佛印居右魯直居左蘇黃共閱一手卷東坡右手執卷端左手撫魯直背魯直左手執卷末右手指卷如有所語東坡現右足魯直現左足各微側其兩膝相比者各隱卷底衣褶中佛印絕類彌勒袒胸露乳矯首昂視神情與蘇黃不屬臥右膝誦右臂支船而豎其左膝左臂掛念珠倚之珠可歷歷數也舟尾橫臥一櫂櫂左右舟子各一人居右者椎髻仰面左手倚一衡木右手攀右趾若嘯呼狀居左者右手執蒲葵扇左手撫爐爐上有壺其人視端容寂若聽茶聲然其船背稍夷則題名其上文曰天啓壬戌秋日虞山王毅叔

遠甫刻。細若蚊足。鈎畫了了。其色墨。又用篆章一文。曰初平山人。其色丹。通計一舟爲人。五爲牕。八爲簞。篷爲楫。爲爐。爲壺。爲手卷。爲念珠。各一對。聯題名并篆文爲字。共三十有四。而計其長。曾不盈寸。蓋簡桃核修狹者爲之。魏子詳矚旣畢。詫曰。嘻。技亦靈怪矣哉。莊列所載。稱驚猶鬼神者良多。然誰有游削於不寸之質。而須麋瞭然者。假有人焉。舉我言以復於我。亦必疑其誑。乃今親睹之。繇斯以觀。棘刺之端。未必不可爲母猴也。嘻。技亦靈怪矣哉。

虞初新志

卷之十

九

張山來曰。眼鏡中有所謂顯微鏡者。一蝨之細視之大如棗栗。由此推之。則一核未嘗不可視爲東瓜矣。

沈唵字孚中。居武林北墅。不修小節。越禮驚衆。作填詞。奪元人席。好縱酒。日走馬蘇白兩堤。髯如戟。衿未青。不屑意也。崇禎某年。當九日。攜酒持螯。獨上巾子峰頭。高吟浮白。有僧濡筆。竊記其一聯云。有情花笑無情客。得意山看失意人。爲之叫絕。拉歸精舍。痛飲達旦。家人覓至。曰。今邑試。郎君何不介意耶。唵方醉。昧未開。履無詳步。扶入試院。則已几席縱橫。置足無地。唵乃積墨廣硯。立身高級。大書登高詞於粉壁之上。

虞初新志

卷之十

十

上其首闕曰。萬峰頂上。險韻獨拈。饒撐傲骨。與秋塵天涯。誰是酒同僚。面皮雖老。儘生平受不起。青山笑。難道他。碎英雄。一紙賢書。到做了。禁登高。三寸封條。題畢而下。有拍其肩狂叫者。曰。我得一賢契矣。唵視之。則令也。潛視其後。良久矣。令宋姓。兆和名。字禧公。雲間名士。不屑爲俗吏態者。把唵臂曰。昔賀監遇李白。爲解金龜當酒。我雖遠遜。知章君才。何異太白。此日之事。今古攸同。盍拈是題。與君共填散曲。誌奇遇。乎。唵曰。善。令未成。而唵稿脫。更復擊節。擢之。冠軍薦

之學使者補弟子員。聲譽大起。嗣是非。令醉。唼卽唼。醉。令交誼。旣狎。略師生而爾汝。更冠。易服。戲樂不羈。唼弟有訟對簿於令。令佯爲研鞫。唼躍出廳事。大呼曰。錯矣。錯矣。令拂袖起。事聞。直指以白簡斥令。令恬然勿怨也。明鼎旣移。閣部馬士英捲其殘旅。遁迹西陵。唼往談兵。士英僞爲壯語云。當背城決勝。唼馳歸語里人曰。此地頃爲戰場矣。里人羣譁曰。丞相宵奔。將軍夜遁。誰能任戰。欲殃吾民。爭擊斃唼。燒其著書所存者。獨息宰河綰春園傳奇二種。綰春園尤爲詞場稱艷云。

虞初新志

卷之十

十一

陸次雲曰。余童子時。嘗從道中見孚中策騎過。有河朔少年風。及長。讀其詞而歎其死。語云。凡人之死。有重於泰山。輕於鴻毛者。孚中之死。鴻毛耶。泰山耶。吾烏能論定之。

張山來曰。文人不諳世務。是以爲世所輕。稍不得意。輒作不平鳴。若止觀其文。誠足令人敬之愛之。甚矣全才之難也。

愛鐵道人傳

陳鼎定九

愛鐵道人逸其姓名。雲南人也。少時曾爲郡諸生。明
亾卽棄家爲道士。冬夏無衣禪。惟以尺布掩下體。不
火食。所食者瓜菰蔬果。滇中四時皆暖。雖臘月有鱗
物。故道人竟辟穀。性愛鐵。見鐵輒喜。必膜拜。向人乞
之頭項。肩臂以至胸背腰足皆懸。敗鐵行路則錚錚
然如披鎧。自號曰愛鐵道人。久之言人禍福多奇中。
愚男女皆以神仙奉之。而道人亦遂以神仙自居。更
號曰愛鐵神仙。嗜飲市人爭醉以酒。婦人持酒與。則
虞初新志

卷之十

十一

傾潑不飲。或詰之。則厲聲曰。若不聞孟聖人云。男女
不親授受乎。於是神仙之名四走。有不遠數百
里來問吉凶。時道人寄跡破廟。日環繞門者數百人。道
人大怒罵曰。我何神仙。我貪酒花子耳。知底吉凶。汝
輩來問我。卽擎穢撒之。衆乃散。與蜀中銅袍道人張
閑善銅袍者。聯銅片爲衣。而服之者也。故號曰銅袍
道人。嘗攜杖頭錢。與愛鐵飲于市。醉則歌嗚嗚。大慟
而後休。甲寅亂。二人不知所往。

外史氏曰。以鐵爲衣。以銅爲袍。豈炫異以駭人耳目

耶。抑道家別有所屬。而寓意于銅鐵耶。皆不可得而解也。

張山來曰。既有鐵。便應有銅。愛金銀者爲貪夫。則愛銅鐵者自是異人矣。

虞初新志

卷之十

三

順治時山左有李神仙。游行京邸。庚子北直鄉試。有兩生密詢試題。李笑曰。公皆道德仁藝中人也。無庸卜題出。乃志於道全章。二人皆中式。辛丑會試。又有以場題問者。李曰。五後四可。場中首題。乃知止而后有定一節。果五后字。二題乃夫子之文章一章。三題乃易其田疇二節。果四可字。靈異最多。此特其一事耳。

張山來曰。先君視學山左時。李神仙來謁。自署曰。

虞初新志

卷之十

十四

治仙。先君延入署中。仙命人于架上。隨手取書一冊。復令信手揭開。隨于袖中取出字紙一條。乃其首行也。又云。明日有貴人送禮至。及次日。衍聖公以叵羅見贈。後不知所之矣。

陳我白瞽目。善揣骨。居揚州。吳江相國金豈凡名之。先令徧相諸人。多驗。後及公。陳徧摸之。云此窮相。不足道。公不語。傍人曰。子無悞言。陳復徧摸。輒搖首曰。不差。公復不語。陳摸至公眼。遽跪曰。此龍眼。當大貴。衆愕然。公笑曰。果神相也。重贈以金。復爲延譽。蓋公

未生時。父翁禱於神廟甚虔。夜夢神許賜以一子。視之卽寺旁丐者。私念有子如此。不如無矣。神復曰。汝勿慮。當易其眼。取殿廡龍眼納之。未幾生公。故公以爲神也。

張山來曰。審若是。則富貴之後身。仍爲富貴。乞丐之後身。仍不免貧賤耶。真不可解。○余卜居維揚時。陳我自巳大富。不復爲人揣骨。故無從一詢。休咎。聞其頗精于奕。目雖瞽。人不能欺之。尤爲奇也。

河南劉理順。鄉薦久不第。讀書二郎廟中。聞哭聲甚

虞初新志

卷之十

十五

哀。問之。乃婦人也。其夫出外。七年不歸。母貧且老。欲嫁。媳以圖兩活。得遠商銀十二兩。將攜去。姑媳不忍別。故悲耳。劉聞之急呼其僕曰。取家中銀十二兩來。僕曰。家中乏用。止有納糧銀在。明早當投櫃矣。劉曰。汝且取來。官銀再設處可也。因代爲其子作一書。稱離家七年。已獲五百餘金。十日後便歸矣。先寄銀十二兩等語。覓人送其家。姑媳得銀及書。以告商。商知其子在。取銀去。越十日。其子果歸。所得之銀及所行之事。與書中適符。毋以問。子子駭甚。但曰。此神人憐。

我也。惟每日拜謝天地而已。劉公是年會試。廟祝見二郎神親送之中。崇禎甲戌狀元。其子後於廟中見公題詠。乃知書銀出自公手。舉家往謝。公竟不認。猶不可及也。

薊門有人新置繭袍一領。衣之過蘆溝橋。值推車者碎其右袂。其人自顧絕無一語。推車者跪而請曰。小人誤碎君服。貧不能償。乞賜痛責。以懲過。碎衣者曰。衣已碎矣。責爾何爲。拂袖竟去。推車者歸。忽顛狂曰。吾冤不能報矣。鄰人聚觀詰問其故。曰。衣繭袍者爲

虞初新志

卷之十

六

某與我讐積前生。今日我數當盡。碎其衣。欲致其擊我。我則隨擊而斃。使彼受法抵償。而無如其不較也。吾如彼何哉。其量若此。吾怨已解。然彼於前世尚負我五金。乞鄰翁爲我語彼。持此金來資我殯事。我則與彼釋此冤矣。鄰人走訪。詳語其人。其人大驚。拜推車漢於破炕之下。推車漢歷敘前因。碎衣者浹汗叩求。上五金償夙負。復上五金曰。以此爲君祈福。修佛事。推車漢曰。如是。吾不惟不汝冤。且汝德矣。一笑而

逝。

順治戊戌進士湯聘爲諸生時家貧奉母忽病死鬼卒拘至東嶽聘哀籲曰老母在堂無人侍養望帝憐之嶽帝曰汝命止此冥法森嚴難徇汝意聘扳案哀號帝曰既是儒家弟子送孔聖人裁奪鬼卒押至宣聖處曰生死隸東嶽功名隸文昌我不與焉回遇大士哀訴求生大士曰孝思也盍允之以警世鬼卒曰彼死數日屍腐奈何大士命善財取牟尼泥完其屍善財取泥若稱檀香同至其家屍果腐爛一燈熒然老母垂涕死七日尚無以殮善財以泥圍屍臭穢頓

虞初新志

卷之十

十七

息遂有生氣魂歸其中身卽蠕動張目見母嗚咽不禁母驚狂叫鄰人咸集聘曰母勿怖男再生矣備言再生之故曰男本無功名命限已盡求報親恩大士命男持戒許男成進士但命無祿位戒以勿仕後聘及第長齋繡佛事母而已迨母死就真定令卒於官豈違勿仕之戒歟

張山來曰大士慨發慈悲吾夫子獨不爲裁奪者以死數日而復生是爲索隱行怪非中庸之道故不爲耳

順天江霞子云其母舅汪公於崇禎十三年任四川
巡道經略到省單騎往謁中途所乘馬無病而死蜀
道難行計無所出忽有少年對馬言曰我當變馬與
公乘之左右以爲奸人擁至公前公云此狂人也釋
之少年出門去而馬忽活公喜甚乘之至轅門甫下
馬而復倒矣公入謁事畢乘肩輿歸方行見一老者
牽一人至喊云救命視其人卽少年也老者云適見
公乘馬死小人隨藏身山穴變馬負公出馬腹而尋
身不意宅舍竟爲此人所占伏乞勅彼更換各還故

虞初新志

卷之十

六

有公語少年少年云此係難得之物願受官刑斷不
還矣公欲繩之以法而無法可加老者知不可強拳
詈交及少年惟有笑受公勸老者爾有此手段不若
另覓好舍何如老者曰公肯爲某留心某當從命少
年拜謝去老者亦隨公回署越半載一日向公云公
書吏之子今夜暴亾明晨弗令掩蓋使移置郊外當
拜公佳舍之惠公許之明早升堂問某吏可有子昨
夜死否吏曰有之公云汝欲令其重生否吏曰安能
得之公云汝命無子雖生必命出家不則生而復死

吏曰。與其死。隔。寧使生離。公令其舁之。郊外。吏泣謝去。公歸。語老者。老者求一新衣。隨公出郭。吏夫婦已先迎候。觀者萬衆。見老者扶屍起。脫其衣。以已衣。衣其身。隨脫已衣。以其衣。衣自身。老者忽臥地。棺中人突然起矣。拜謝汪公。吏夫婦呼之。絕不應。亦惟有向之拜謝而已。吏夫婦痛哭去。是人遂作道人妝。雖若舞勺之年。而所出者。盡神仙之語。謂公云。時事不可問。宜急隱。答曰。君父事了。却稍俟之後。再促。公公言如故。因歎云。固有定數。不可強也。遂辭去。明年。寇大

虞初新志

卷之十

十九

警公卒於官

袁武宋口述

明末關東有爲玉器之工李宛者。白晢無髭之人也。其里中有張遠者。長髯傾黑之人也。宛遠俱抱病。宛先三日死。遠後三日死。宛至冥。冥官曰。張合死。李猶未也。放轉生。鬼卒曰。李舍壞矣。冥官曰。卽借張舍舍之。鬼卒送宛魂附遠體而去。屍忽起。遠之父驚喜曰。兒生矣。妻曰。夫活矣。子曰。父能動矣。宛張目曰。我李宛也。此何地。爾何人。而子我夫。我父我耶。竟趨李宅。李闔家怪而逐之。宛曰。我李宛也。父何以不我子。妻

何以不我夫子何以不我父耶。其父曰。我子死且腐。我子無髭而爾多髯。大異矣。何詭說耶。宛曰。此張遠之軀。冥曹判而假我生者也。盍辨我之聲乎。其家人曰。聲果宛聲也。張之父子追至。亦曰。聲誠非遠聲也。而李之家。究不敢納也。宛曰。不信。試取我器具來。須臾。剖玉磨濾。爲璧爲珪。事事俱宛之。素藝遠所不能者。於是信其果爲宛也。張不能強之歸。李不復驅之去。此王艾衲游邊云。親見其事者。

張山來曰。冥官亦舞文如此耶。雖與受賄者不同。

虞初新志

卷之十

三

然亦恐宜掛彈章也。○不識李宛之妻。肯與之同宿否。以白晢無髭之婿。而忽易以長髯傾黑之夫。能無怏怏。卽張遠之婦。見其夫復生。而爲李宛之妻。所踞。心能甘乎。俱不可解。

鬼母者。某買人妻也。同買人客某所。既妊。暴殞。以長路迢遠。暫瘞隙地。未迎歸。適肆有鬻餅者。每聞雞起。卽見一婦人。把錢俟。輕步織音。意態皇皇。蓋無日不與星月伴者。店人問故。婦人愴然曰。吾夫去身單。又無乳。每饑兒啼。夜輒中心如刺。母子恩深。故不避行露。急持啖兒耳。店人初聆言。亦不甚疑。但晝投錢于笥。暮必獲紙錢一疑焉。或曰。是鬼物無疑。夫紙燕子火者。入水必浮。其體輕也。明旦盍取所持錢。悉面投

虞初新志

卷之十

三

水甕。伺其浮者。物色之。店人如言。獨婦錢浮耳。怪而踪跡其後。飄飄颺颺。迅若飛鳥。忽近小塚。數十步。奄然沒。店人毛髮森豎。喘不續吁。亟走鳴之官。起柩視衣骨燼矣。獨見兒生。兒初見人。時猶手持餅啖了。無怖畏。及觀者。蜩集。語嘈嘈然。方驚啼。或左顧。作投懷狀。或右顧。作攀衣勢。蓋猶認死母爲生母。而呱呱若覓所依也。傷哉兒乎。人苦別生。兒苦別死。官憐之急。覓乳母飼。馳召其父。父到撫兒哭曰。似而母。是夜兒

夢中趨趨。呶啞不成寐。若有人嗚嗚抱持者。明旦視

見衣半濡。宛然未燥。訣痕也。父傷感不已。攜兒歸。後
見長。貿易江湖間。言笑飲食。與人不異。惟性輕跳。能
于平地躍起。若凌虛然。說者猶謂得幽氣云。兒孝。或
詢幽產始末。則走號曠野。口盡腫。

張山來曰。余向訝。旣已爲鬼。亦安事楮蝨爲今觀。
此母則其有需於此無足怪矣。

狗皮道士傳

陳鼎定九

狗皮道士者。不知何許人。亦未詳其姓氏。明末嘗冠道冠。躡赤舄。披狗皮。乞食成都市。每至人家乞食。輒作犬吠聲。酷相類。家犬聞之。以爲真犬也。突出吠之。道士輒與對吠不休。鄰犬聞之。亦以爲真犬也。輒羣集。達吠之。道士怒。忽作虎嘯聲。羣犬皆辟易。每獨居破廟。至深夜。輒作一犬吠形聲。少頃作衆犬吠聲。儼然百十犬相吠也。久之通國之犬皆吠。而達乎四境矣。歲餘。獻賊入寇。道士突至賊馬前數十步。大作犬吠聲。獻賊怒。令羣賊策馬逐殺之。道士故徐徐行。賊數策馬。馬不前。獻賊益怒。令飛矢射之。如雨。皆不中。獻賊益大怒。以爲妖。親策馬射之。中其首。不入。矢還中賊馬。馬斃。獻賊大駭。乃已。他日獻賊僭尊號。元旦朝賊百官。忽見道士披狗皮。列班行。執笏。作犬吠聲。獻賊大怒。令羣賊縛之。道士乃大作犬吠聲。盈庭如數千百。犬爭吠。狀聲徹四外。合城之犬聞聲。從而和吠之聲。震天地。獻賊大聲呼衆。皆不聞。爲犬聲亂也。獻賊大驚而退。旣退。犬聲息。道士亦不知何往。

虞初新志

卷之十

三

外史氏曰。世之言神仙者。比比余則疑信相半。今觀
狗皮道士之所爲。豈非神仙哉。不然。何侮弄獻賊如
繡線小兒哉。

張山來曰。人皮者不能吠賊。狗皮者反能之。可以
人而不如狗乎。

虞初新志

卷之十

明末有狐。幻老人狀。年可六七十。詣崑山葛氏。欲僦其荒圃以居。葛謝以無屋。老人曰。君第諾我。勿論屋有無也。葛異而諾之。老人卽與葛約曰。我異類也。與君家有夙世緣。故相依耳。徒來請誠從者。勿相擾。則佩君高誼矣。葛曰。謹奉教。乃去。越數日。老人投刺進謁曰。徒來矣。旣至。從者數十人。皆衣裳楚楚。陳幣悉珠玉錦繡。值數千緡。葛辭之。老人固讓。葛然後納其幣。及去。達圃扉。卽不見。葛愈異之。使人私矚之。見圃

虞初新志

卷之十

三五

內皆高堂大厦。畫棟雕題。儼然縉紳家也。他日。治酒招葛。樽俎之盛。幃幄之富。極人間之異。葛有子方弱冠。風流都雅。傾一邑。偶過其居。見一麗人。年可十五六。如海棠一枝。輕盈欲語。歸而思之不置。久之遂成病。且欲死。父知其情。走告老人。以姻請。老人曰。恐吾輩異類。不足以辱君子耳。葛固請之。乃許。擇吉迎之。奩贈以萬計。旣歸。夫婦篤好事。舅姑甚孝。未幾國變。亂兵入其家。見婦艷。欲污之。婦大罵。奪刀自剄而死。乃一九尾狐也。

外史氏曰。狐。淫獸也。以淫媚人。死於狐者。不知其幾矣。乃是狐竟能以節死。嗚呼。可與貞白女子爭烈矣。張山來曰。曩于友人處見小書一帙。皆紀妖狐故事。狐之多情者。固不乏。而烈者。則未之前聞。今得此文。可爲淫獸增光矣。葛翁肯與聯姻。亦非尋常。可及狐之以烈報之。固宜。

卷十終

虞初新志

卷之十

三

